

一代梟雄 · 一代梟雄 · 一代梟雄 · 一代梟雄 · 一代梟雄

# 袁世凱傳

(三)

章君毅

## 周家祿片言解圍記

一連幾天，袁世凱心中懷着鬼胎，忐忑不安，



駐節朝鮮時代的袁世凱

坐臥難寧，就怕世伯吳長慶，和老師張謇，問起他把那一幫人遣走了沒有？屆時，瞞又瞞不住，騙也騙不了，那將怎生是好？然而，算他吉星高照，運氣太好，便在他回衙門以後，北京城裏傳來邸鈔，北洋大臣，直隸總督李鴻章的老太太，享盡了一輩子的富貴榮華，一病不起，福壽全歸。吳長慶因為李鴻章是他的淮軍主帥，頂頭上司，少不得要派遣專使，措辦贖儀，上安徽合肥，李鴻章的家鄉吊唁致祭。這一陣子的忙亂方過，廷旨下來，「着兩粵總督張樹聲，暫署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」。

這張樹聲字振軒，又號振仙，是李鴻章安徽合肥小同鄉，他以廩生從軍，轉戰大江南北，功勳纍纍，因而迭次擢陞，當到了江蘇巡撫、兩廣總督，在淮軍系統中，他是僅次於李鴻章，數一數二的人物。吳長慶曾經在他的部下多年，論關係親密，要比李鴻章更深一層，此所以，吳長慶的正式官銜：「廣東水

師提督」，即為張樹聲當兩廣總督時所保薦，張樹聲原意想以這支舊部慶軍為他的基本隊伍，但是朝廷偏使吳長慶「幫辦山東防務」，把他的慶字六營分駐東南和登州，張樹聲當然無話可說。這一次李鴻章丁內艱，回籍服喪，張樹聲奉旨暫代李鴻章的遺職，吳長慶的慶字六營，便又歸於張樹聲的建制，對張樹聲和吳長慶來說，這都是令人十分欣慰的事情。

高興歸高興，為了安排張樹聲的北上蒞任，登州提督衙門，當然要比平時忙碌緊張得多。「送舊迎新」，在清末官場都是「煞費經營」的大事，於是一連多時，吳長慶和張謇頻頻商酌，相當繁忙，他們不但沒空過問袁世凱遣散從人的事，辦得怎麼樣了，連袁世凱的課業，也自然而然的停頓下來。

於是，張謇為了不使袁世凱乏人管束，荒廢學業，他便和吳長慶商量，命袁世凱多拜一位老師，即為時在衙門裏稍為清閑的一位老夫子，舉識淵博，個人修養已臻爐火純青境界的周家祿。吳長慶覺得這樣也好，便親挈袁世凱往拜周

家祿，鄭重其事的爲袁世凱延師，他對袁世凱携伴三、四十人同來一事，猶仍不憚於懷，順便在周老師面前提起，有以說明袁世凱是何等的膽大妄爲，不識高低深淺，但是，他又極其誠摯委婉的說：「慰廷的先大人袁保慶、袁觀察，和我有八拜之交，我今日刻意培植慰廷，便是圖報故人的意思。萬乞先生替我好生管教，該打該罵，決

不寬假，倘使慰廷能够成人，那我便無負於九泉之下的袁觀察了。」

然而，把袁世凱交給了周家祿，周家祿却不打，不罵，他頗爲欣賞袁世凱的英爽之氣，認爲他才氣縱橫，將來必可有所作爲，因此他待袁世凱和顏悅色，嘘寒問暖，無微不至。周家祿的慈祥和煦，與乎張謇的不假辭色，形成極強烈的對照。

一天，授課之餘，周家祿和袁世凱正聊着閑天，他忽然問起：「慰廷，你有什么心事？」

「沒——沒有呀，」袁世凱答時，神色不太自然，顯然是言不由衷：「學生在世伯大人這裏，錦衣玉食，又有當代名師傳授課業，怎麼會有什麼心事呢？」

「你不必瞞我，慰廷，」周家祿笑了笑，又道：「師生間的情誼，有如父子，你在課業之外有所疑難不決之事，告訴我時，或者我能助你一臂之力。」

問一句：「先生怎知我心裏有事的？」

周家祿哈哈大笑，他道：

「以你的性格，天坍下來你也不怕，但是我却經常見你怔怔忡忡，面有憂容，倘若你沒有重大爲難的事，你那兒會這般模樣。」

幾句話，說到袁世凱的心坎裏面去了，一簾溫暖，無限感激，於是，他便低下了頭，將他眼前無法解決的一件大事，一古腦兒傾吐出來。——廟裏的三四十名從人，其實至今還留下沒走，他一來就心爲時久用度難以爲繼，二來又恐怕吳老伯、張老師一旦查問，露出馬脚，自己無詞以對，因此他許多時來日處愁城，魂夢不安，搗上了這個個大包袱，使他千思百想，也尋不出一條路子來，澈底解決。

周家祿聽完袁世凱的滔滔細訴，捧着鬍子，沉思俄頃，方問：

「你帶來的那些人，都已經成年了吧？」

袁世凱忙答：「都成年了，最小的也有二十一歲，頂大的不過三十二、三。」

「肯當學兵嗎？」

「當然肯，」袁世凱滿懷希望，急忙應答：「他們只要有個安身立命的所在，什麼事情都肯幹。」

「能這樣的話，」周家祿莞爾笑道：「也許老夫能替你卸下這個大包袱。」

「真的呀？」袁世凱喜出望外，歡聲嚷道：「先生如果能給他們找一條出路，學生感恩戴德，永不或忘。」



袁世凱訓練的北洋新軍。

不料袁世凱竟反

「吳大帥那邊呢，我們不妨一路瞞到底，他爲這件事已經對你不喜，那就不必再節外生枝，」周家祿所說的話，處處都爲袁世凱着想，使他有如週身三萬六千根汗毛，全被熨斗熨貼：「我告訴你一條路子，大帥的水師營，不日即將招考學兵，便由老夫去向水師營的管帶說個人情，我說你那三四十人是我家鄉的子弟，讓他們改了江蘇海門籍，前去投考。」

天大的一件心事，便這麼三言兩語的輕易解決，袁世凱直喜得向周老師磕頭道謝。數日後，到了水師營招考之期，三四十人由於周老夫子的情面，一概取錄，全去當了月支二兩紋銀的學兵，從此，袁世凱對周家祿感激涕零，佩服得五體投地。

### 慶軍幕中人物鼎盛

周家祿字燕生，江蘇海門人，他確實是一位與人爲善的好好先生，便以教袁世凱讀書來說，他不像張謇那樣有極強烈的責任感，張謇亟於報答吳長慶的知遇之恩，又扭於「書生之見」而「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」，縱然明知袁世凱不是讀書的材料，平日督飭他的課業却是一仍從嚴。他每隔幾天便出一個題目叫袁世凱作八股文，文章呈上去則毫不容情的批以「無從刪改」四個大字，「無從刪改」把袁世凱整惱火了，他也會細心揣摩寫成幾句較爲通順的文字，於是又被大刪特刪，大改特改，通篇塗抹得一塌糊塗，袁世凱自始至終拿張謇無可奈何。——但是周家祿却和張謇大不相同，他循循善誘，頗能海涵曲全，而使

袁世凱以他與張謇比較，深感「如坐春風」。周家祿不刪不改袁世凱的「壞」文句，設若偶有佳構，則必大圈大點，因而使袁世凱越加覺得周老師親切慈愷，自此他漸漸的遠張而親周。

光緒初葉，各省文武大臣，提督軍門，能以采納忠諫，敬禮士大夫而蜚聲海內的，似乎祇有兩廣總督張樹聲，和卒諡武壯的吳長慶。張樹聲的知名幕客有何嗣焜、于式枚、顧陽爵。吳長慶則除張謇、周家祿外，還有江蘇泰興人朱銘盤，字曼君、閩縣林葵，字怡庵、和江都（今之揚州）束綸，字長皇。

吳長慶軍幕中，張、周、朱、林、束五位名士，在吳長慶心目中的份量，幾乎是等量齊觀，一言九鼎。二十二歲的袁世凱，深知吳長慶、張謇對他的印象不佳，便竭力的去親近周家祿、朱銘盤、林葵和束綸，目的在於造成「輿論」，影響吳、張對他的觀感。

四人之中，袁世凱尤其在朱銘盤跟前所下的功夫最大，這是因爲朱銘盤是張謇的同門師兄弟，他之加入吳幕，正是由張謇所汲引，朱銘盤江蘇泰興人，他的家鄉也屬通州，故有「通州才子」之名。張謇對他極爲推重，曾經寫過一首「酬泰興朱曼君銘盤」詩，開宗明義第一、二兩句，便率直指出，朱銘盤的才華，勝過他自己（丕疆）十倍，張謇的這首五古，原文如下：

盤也弱而才，十倍於丕疆，自其少日時，開口詠鳳凰，能爲六朝文，亦復資初唐。故鄉寂文雅，得子真非常；時時弄狡獪，斐尾五色章；却持一寸兵，而與矛戟當；角勝非吾事，

吾意實所賦，花冷常不食，太璞無浮光，期與慎厥德，貧賤未可傷。

張謇既然如此推重朱銘盤，乃使袁世凱處心積慮，百計接近朱銘盤，企圖引爲奧援。——他的目的果然達到，因爲他所採取的方法十分巧妙，他儘可能的轉移目標，以吸引朱銘盤的注意，他在有意無意間，使朱銘盤造成一種印象，袁世凱讀書差勁，但是辦事頗有條理，似乎是個幹練有爲的能吏。

有時候，袁世凱也在張謇跟前瘋言誕語，發發牢騷，說些個憂國憂時，自己偏不能奮袂而起，報效朝廷的話，張謇聽多了時，彷彿有點會過意來，一日，他便直接了當的問：

「朝廷，你的志向究竟何在？」

袁世凱不禁爲之大喜過望，他得此機會，便將自己胸中的抱負，大事發揮，他說：

「世凱蒙父祖的餘蔭，家中也有幾頃薄田，足夠優游度日的需費，所以此行並非爲餬口而來，竊以爲外侮日亟，國事蠅蝸，俄寇侵我北疆，法蘭西覬覦安南，而英日等國，居心叵測，戰事之起，或將爲指顧間事，而我大清一旦戰敗，說不定會鬧出列強瓜分的亡國之禍。當初我夙仰吳大帥的威名，又聽說他老人家方膺海防重任，用兵在即，需人必多，故所以我才盡起先父的舊部，不遠千里而來投効，殊不料抵步以後，所見的大帥竟是嘯傲烟霞，詩酒唱和，看不出有刀兵陣仗的樣子。不瞞老師說，世凱究竟是年青人，熱心腸，一心祇想爲朝廷出力，故所以，我可能在這裏住不久了。」

## 初出茅廬幫辦營務

那一年，張謇二十九歲，袁世凱二十三，論文章學問，張謇不知勝過袁世凱若干倍，但若言機智狡猾，巧言令色，袁世凱確實能夠騙得倒張狀元而有餘，他這一番話，侃侃而談，既傾吐了胸中塊壘，又掩飾了他何不肯讀書，連那次舉帶三四十人同來的荒唐事件，也同時予以彌補，益以袁世凱說話時的慷慨激昂，盪氣迴腸，竟使張謇信以為真，而且深切為之感動。最妙的是袁世凱在末後巧妙的一轉，暗示自己「壯志難伸」，不想再在登州住下去了。他要這一手「以退為進」之計，乃使張謇還不得不飾詞嘉勉，溫語慰留。

張謇很誠懇的向袁世凱說：

「我和大帥共事已歷五年，彼此相知甚深，我曉得大帥的志切報國，枕戈待旦，其心情之熱烈，斷乎不在你之下。因此，你不必深心缺望，還是好好的留在這裏，我相信不久你就可以有出頭之日。」

張謇的這一關，居然就這麼慷慨陳詞的打通了，袁世凱私衷大慰。從此，張謇督促他的課業，漸漸的不如以往那麼嚴格，而且在私下談天的時候，張謇便將袁世凱的「凌雲之志」，向朱銘盤說了。朱銘盤一聽，就覺得袁世凱果然很有出息，難得他有抵禦外侮，匡濟時艱的志向，他素來對袁世凱另眼相看，至此，便更想花點心力，加以提拔。

首先他去問袁世凱：

「慰廷你可會納粟入官？」

袁世凱搖搖頭說：

「這件事遷延至今，竟還不會去辦。」

如此一答，朱銘盤便瞭然袁世凱分明是願意捐資入官，買一個頭銜，作為自己進身之階的了。因此，他緊接着又問：

「你家中能否籌措這一筆錢？」

實則，袁世凱到手的家產，早已被他賣盡當光，揮霍一空，但是袁世凱雅不欲在朱銘盤的眼前，「脫底」哭窮，暴露自己少不更事的諸多劣迹。於是，遲疑了一下，他方嚥嚥的說。

「除非——讓我回去一趟，賣掉點產業。」

朱銘盤曉得，袁世凱的先世，兩代之中便有四位曾為淮軍名將，當朝顯宦，祇是袁甲三、袁保慶、袁保恒已死，如今祇剩了一個一直在當窮京官的袁保齡，當時在做直隸候補道，還沒補上實缺，境遇一定不佳。然而，淮軍耆宿，和袁世凱的父祖，非親即故，所以，他借勸代籌的再問袁世凱：

「可有那位幫得上忙的故舊？」

一句話提醒了袁世凱，何不去求周馥？周馥正以李鴻章的首席幕客，在李鴻章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的任上，官拜直隸第一肥缺津關道，請他幫忙捐一個官，簡直易如反掌。於是，袁世凱便將周馥會在他嗣父幕中，相處甚得的情形，向朱銘盤說了。

不假思索，朱銘盤脫口而出的說：

「那就好辦了，你何妨寫一封信，說明你此刻在吳大帥的幕中，隨時可以得着差使，周玉山

周大人倘能幫你一次忙，代為納粟捐資入官，於你來日的前程，那就關鍵太大了。」

袁世凱便照朱銘盤的囑咐，寫了封長信給周馥，周馥果然念舊，回想金陵鹽運道衙門所見的袁世凱，頭角崢嶸，應對敏捷，不失為一可造人才，再加上他嗣父袁保慶的一段賓主之情，他果然自掏腰包，給袁世凱捐了一名五品銜的同知。自此他和袁世凱的關係更進一步。

同知雖然是一名佐貳官員，但在有清一代，知府下面，便數同知的職位較高，因此地位算是不大不小，袁世凱得了同知心中倒是蠻高興的。

以周馥當時的聲勢煊赫，加上袁家的歷世顯宦，功勳卓著，自是簡在帝心，因此，他當日為袁世凱捐這名同知，實際上並未花費多少銀兩，却是周馥這一次倦念故舊，賣袁世凱一個交情，往後他的收穫，可就大了。自茲二十年後，袁世凱扶搖直上，升遷至速，李鴻章死後力保他繼任北洋大臣、直隸總督，那時候周馥還在直隸布政使任上，袁世凱成了他的頂頭上司，當周馥遞進手本求謁袁世凱於保定，袁世凱回首前塵，頗感踉蹌不安，於是為時不及半個月，終因他的大力汲引，周馥居然就升任了山東巡撫，這便是好心自有好報的一證。

朱銘盤一心一意使袁世凱出人頭地，施展抱負，他見袁世凱捐了同知的官銜，第二步便是親自出馬，向吳長慶力薦袁世凱有治亂理勢的長才，辦起事來確實是一把好手，與其叫他走科舉的路子，何不委他一份差使，試試他的能力，果然得力的話，再因勢利導，一步步的把他提拔起來

吳長慶答應了，便命人去把袁世凱叫到跟前，然後當面問他：

「你可曾捐過官？」

袁世凱連忙答道：

「愚姪捐過了一名同知的。」

於是，吳長慶提筆便下札子：

「委袁世凱爲幫辦營務處。」這便是袁世凱正式步入仕途之始，他有了個很像樣的官職。

### 朝鮮生變大軍馳援

照清朝的定例，捐納官先得分發各部院學習三年，外省試用一年，期滿後，由各堂官、總督、巡撫實行甄別，經過奏留，方始可以補授官職。光緒年間捐官太多了，手續從簡，可是也得通過考試，府、州、廳、縣官要考「論說」一篇，佐雜官吏則試以告示、判語，成績太壞的，一樣的要予以罷黜。袁世凱才得了同知，便由吳長慶授以幫辦營務處，這一則是人事關係，二來也因為慶軍營務處的總辦、幫辦，當時都還算是軍幕，算不上是正經八百的官職。

不過營務處的職責相當重大，它有代表統帥料理全軍軍務之責，等於是吳長慶慶軍總部的參謀處，營務處總辦彷彿今之參謀長。所以袁世凱這個幫辦營務處的職位大可小，他就任之初，極力的爭取表現，仗着自家是吳大帥的世侄，而吳大帥四位最推重的幕客，又是一致支持協助袁世凱，全軍上下，無不對他刮目相看，袁世凱自

己確實也有幾分能耐，他居然就表現得有聲有色。

誠所謂「時來運轉」，「福至心靈」，袁世凱當了幫辦，他頗能一改浮誇詭譎的狂態，而勤奮努力，認真辦事，尤其是他就任伊始，便遇上一個使他大獻身手的無上良機，光緒七年八月，張謇的母親葛太夫人病卒，他塊苦昏迷，匍匐奔喪，向吳長慶告了半年的假，趕回南通家鄉。張謇一走，袁世凱的頭一樁好處，便是煩得死人的那個八股制藝不必再唸了，還有一層呢，吳長慶素以張謇爲其左右手，張謇不在，有許多事情便自然而然的，落到袁世凱的頭上來。

莫看吳長慶這支慶軍成軍多年，他幕中又有四大名士，聲聞遐邇，可是，吳長慶夙有「儒將」之譽，他的四位幕客，都是做學問的好手，寫文章的高才，辦理事務，並非所長，營務管理，一竅不通，而慶軍的各級將領，却又都是一刀一槍博得來的前程，絕大部份是老粗，多半一個大字也不識，因此之故，那支慶軍之中最缺乏的，便是辦理事務之人，袁世凱文不成武不就，以淮軍的口脛來說是個「半調子」，但是他比四大幕客多懂得些兒刀兵陣仗，行伍規矩，比起那些老粗們，他更粗通文理，認識「幾挑子」字，何況他自小走南跑北，浪蕩江湖，參得透人情世故，多的是機伶心眼，於是乎，袁世凱在慶軍營務處裏，很快的便脫穎而出。

轉眼間到了光緒八年（公元一八八二），正月，張謇還在南通家鄉丁內艱，渡歲，及至初夏六月回返登州，便在這一個月的陰曆初九（陽曆

七月二十三日），朝鮮京城發生事變，亂兵闖入皇宮，劫走閔妃，大戕閔黨，殺了代朝鮮練兵的日本軍官榎本禮造以次八個人，日本揚言報復，派七艘兵艦駛朝朝鮮，說是要派兵登陸平亂，於是朝鮮臣民惶懼，急向清廷求救，當時正值北洋大臣、直隸總督李鴻章也因為母親病故，丁憂在籍，他的職務由兩廣總督張樹聲代理，張樹聲深知距離朝鮮最近的可用之兵，就祇有吳長慶的這六營駐登州的淮軍，於是他立命水師提督丁汝昌帶了他的親筆信，到登州來請吳長慶速去天津。

那一天是六月二十四日，時在朝鮮事件爆發的十五天後，丁汝昌匆匆的自天津趕來，他持有張樹聲備述朝鮮內亂，日本必加干涉的親筆信，問吳長慶的六營親軍，可否立即調往朝鮮，安撫朝鮮百姓。張樹聲不下命令，而寫私函，尤且命丁汝昌來和吳長慶就商，很顯然的表示他自己正不得主張。

吳長慶、丁汝昌便在營務處，當着張謇和袁世凱的面，密商援朝與否的大計，袁世凱在一旁聚精會神的傾聽，朝鮮本來是中國的屬國，朝鮮王由中國皇帝冊立，並且年年納貢，奉中國的正朔，同治二年（公元一八六三）朝鮮由國王之父大院君李昰應秉政，李昰應豪邁卓犖，銳氣不可一世，他曾斥外戚，固王權，殺了法國的傳教士伯爾紐，決心排除洋人在朝鮮的勢力，法國駐清公使伯羅力以此質問清廷，願預昏庸的清廷寬答以：

「朝鮮昔爲中國之附庸；今非中國之屬邦。」

同年（同治五年，公元一八六六）朝鮮又因「夏滿號虐殺事件」而與美國起釁，美國請清廷負其全責，清廷的答覆則為：

「朝鮮雖奉中國正朔，而宣戰媾和，一任其自理，中國向不預。」

有這種推諉卸責的口實，抓住列強手裏，從此朝鮮成爲了侵略的對象。其中圖之最急的，自爲東隣日本。

日、美、法、荷、德紛紛的與朝鮮訂立修好條約，這件事竟出自李鴻章的主張，李鴻章因爲清廷失言于先，給了列強侵入朝鮮的可趁之機，爲了扭轉此一情勢，於是用上條「明修棧道，暗渡陳倉」之計，他掇促大院君李昱應允列強的要求相繼訂約通商修好，但是條約草案由他代擬，我們姑舉他起草的美朝條約第一章爲例，便可測知李鴻章的用意：

「朝鮮者，中國之屬邦也，而內政外交，均得自主，今於立約以後，大韓國君主與大美國伯理璽天德（President，即今之總統）俱平等相待，兩國人民，永敦和好，若他國偶有不公及輕侮之事，宜彼此協助，或居間調停，永保安全。」

上舉條約草案未經美國通過，但是李鴻章的用心一望可知，他是在以開宗明義第一句話：「朝鮮者，中國之屬邦也」，藉以校正清廷「中國向不預」的糊塗混帳話，同時「屬邦」的君主既與美國總統「俱平等相待」，那麼，隱隱然又把美國貶得比大清矮了一截，像這樣的約文，無怪美國「未便同意」。

李鴻章原想犧牲朝鮮的若干利益；而換回各國對於中國宗主權的承認，他這個作法獲得相當的成就，但是形諸於另一面，則爲朝鮮門戶開放，各國紛紛的登堂入室，遣使通商。

日本明治天皇謀韓最亟，他鑒於大院君對清庭和李鴻章唯命是從，其忠順的態度無可動搖，於是積極在韓培植新勢力，他邀請朝鮮政客李載冕、金宏集等訪日，暗助他們回韓成立開化黨，組織「總理機務衙門」，並且聘請日本軍官協助改革兵制，訓練新軍，自此朝鮮出現了親華黨和親日黨，形成舊新兩大勢力的衝突。親華黨以大院君爲領袖，親日黨則利用朝鮮國王李熙的閔妃，作爲他們的靠山。

### 走天津巧遇金允植

這一次引起袁世凱「跨海東征，大出鋒頭」的「大院君事件」，即爲新黨舊黨間的火拼搏鬥，因爲朝鮮國王李熙係由支派入繼大統，所以由李熙的身分父親大院君李昱應監國，一八八二年時李熙年事漸長，藉親日黨之助，逐漸的從他父親手中收回大權，而李熙的閔妃又素稱朝鮮豪族，勢力很大，大院君眼見國柄落於閔氏之手，心中不無怨恨，因此他和閔氏勢同水火，格格不入。當年朝鮮財政窘竭，朝鮮官兵一連被拖欠了幾個月的餉，六月初漢城倉庫頒發糧秣，發的米糧全已腐臭，斤兩又不够，於是官兵大譁，連殺倉吏數人，倉吏則抓到變兵就地正法，因此事態擴大，大院君便趁機煽動變兵，叫他們闖入王宮去

殺閔妃，以及在韓練兵的日本人，把朝鮮國王和世子加以軟禁。

亂兵入宮，挾持閔妃，殺了七名日本人，以及「總理機務衙門」的若干新黨官員，意猶未足，於是轉往攻擊日本駐韓公使館，日本公使花房義質先已獲得密報，屆時突圍逃出，急返長崎。由於近年以來主持朝鮮事務的是李鴻章，而不是張樹聲，張樹聲代督未幾，朝鮮便發生了這件驚天動地的大事，一時令他措手不及，無以爲計，他命丁汝昌急赴登州會晤吳長慶，也因爲丁、吳同爲李鴻章的心腹愛將，他請這水、陸二帥，揣摩李鴻章的心理，然後商量出一個應付方針來。

丁汝昌、吳長慶、張謇等人促膝而談軍國大事，當然不容年方二十四歲的袁世凱置喙，但是他在旁直聽得熱血沸騰，興奮不已，因爲袁世凱聽得出水陸兩師緊急馳往平亂彷彿已成定策，這一下他揚威異域，建立殊勳的機會來了。

一席長談的結果，是丁、吳二帥意見一致，吳長慶允於翌日即赴天津，晉謁張樹聲，作最後的決定。

吳長慶直達丁汝昌到門之外，張謇和袁世凱兩個跟在後面亦步亦趨，轉身回簽押房時吳長慶交代了兩句話，使袁世凱大喜過望。

「明天還得煩箇翁（指張謇）和我同去天津，還有慰廷也一道去。」

六月二十五日，吳長慶、張謇、袁世凱聯袂赴天津，袁世凱奉吳長慶之命在行館留守，料理一切雜務，吳長慶和張謇則每天上總督衙門，接

連會商兩次，終於釐定方針：

一、由水師統領提督丁汝昌率威遠、日新、泰安、鎮東、拱北等五艦，及南洋兵輪二艘，運送大兵，火速駛往朝鮮。

二、由吳長慶會同道員馬建忠，率領慶軍六營計三千人，附輪援朝。

六月三十日，吳長慶和張謇先回登州，調遣兵馬，留袁世凱在天津，辦理具領械彈糧餉事宜，張謇行前，告訴袁世凱說：

「此次援朝，要搶在日本兵艦、軍隊之先，否則讓日本人搶先進入漢城，不但朝鮮人大禍臨頭，而且他們還可以夸稱定亂有功，那麼就將徒使藩服寒心，而國威益損，我們在朝鮮便再也站不住腳了。」

於是袁世凱便再請教他：

「平亂的方針，是否已經釐定？」

「大致定好了。」張謇不厭其詳的說：「聖上的旨意是命大帥便官行事，不過，連日在督轅已經有所規劃，大院君萬萬不可落於日人之手，非得把他帶回此間不可，免得他被日人所執。此外對付日人，也可以說是已經捕獲大院君解京治罪，還有入宮作亂的變兵，多少也要捕殺一些，以防日人的悠悠之口。」

聽到這裏，袁世凱算是弄明白了，飛速馳援，不但是爲了安定朝鮮的秩序，解除韓民的惶懼，主要一層用意，厥在於確保我國對朝鮮的宗主權，以免日本人「或先以問罪之師，代行除亂之事」，使他們「愈得肆其鼓簧之謀」，趁機將中國的勢力，逐出朝鮮。故所以不等朝鮮國王咨報

亂黨滋事的公文來到，不論朝鮮是否會向清廷正式告急求援，都要用最快速度，把水陸兩支大軍開去。

儘管是在百忙之中，袁世凱不會忘記抽暇往謁父執和他的恩人津關道周馥，當面叩謝他代爲捐官的大恩，那日便在周馥的衙門裏，袁世凱又有一宗巧遇，對於他往後在朝鮮的建奇功，鴻圖大展，實具莫大的幫助。原來周馥有一位異國友人，正是朝鮮駐津領事使（即今之領事）金允植，當六月九日漢城變作，張樹聲方接到了清廷駐日大臣黎熙昌十八日連發的兩封電報，金允植那邊先已接到了消息，於是周馥和他數度晤談，方始偵悉事變的禍首厥爲大院君李昞，張樹聲根據此一難能可貴的情報，一面奏報朝廷，一面緊急應變，這是大院君事件清廷得以搶先一籌的主要原因。

當袁世凱往謁周馥，金允植時已決定跟隨吳長慶的大軍回國，他慨然以大軍的嚮導自任，可使慶軍能搶在日軍之前，又着了先鞭。金允植是去向周馥辭行的，孰料就此結識了袁世凱，周馥爲他們二人介紹，互問之餘，兩個人欣然發現，他們都是打算在七月一日那天，乘南洋兵輪到登州。

### 長襟大被終宵夜話

光緒八年七月初一，袁世凱辦妥了在津各事，他帶着四十名健僕，在黃昏時分登上了南洋兵輪，兵輪上最大的一間官艙由他住用，他上船未

久，南洋兵輪便啓碇辭岸。這時候，袁世凱由船上的差官領着，很容易的找到了那位金允植。

因爲金允植不會說中國話，雙方祇能筆談，袁世凱在進他房艙之前，先已寫下了一張字條，他在那字條上寫着：

「祈過我處挑燈夜話，何如？」

金允植一見便欣然應允，他和袁世凱携手同行，一進袁世凱的那間官艙，金允植陡覺眼前一亮，原來袁世凱的艙房整潔寬敞，電炬通明，和他自己那間湫隘骯髒的房艙，簡直不能相比。

官艙中央對面的放兩張桌子，一壺美酒，一碟豐饌，還有文房四寶，一厚疊紙，令人一望而知，那是備筆談之用。

袁世凱請金允植上坐，自己則下首相陪，當時金允植處處感到驚訝，不時流露由衷敬佩之色。那年袁世凱只有二十四歲，他對於朝鮮的風俗習慣，分明是十分熟悉。這夜袁世凱請金允植過來「挑燈夜話」，他擺的便是朝鮮人的酒席，朝鮮人飲酒必定人各一席，菜祇數盤，而且是一道道的上來，人參酒與辣椒，尤爲必備之物，凡此，袁世凱在南洋兵輪之上，居然能够吃嗟可辦，而且凡事中規中矩。

金允植對袁世凱佩服不已，他滿面含笑，振筆直書：

「司馬（對袁世凱辦營務之尊稱）腹笥之廣，於敝國習俗亦能通曉無碍，具見碩德飽學，令人萬分欽敬。」

袁世凱雙手把紙條接過來，略一瀏覽，於是雙手一拱，縱聲大笑。

寫一張條子遞過去，袁世凱坦率無隱的說：

「僕少不更事，但知走馬擊劍，偏喜留心兵事而已，承蒙謬獎，具見厚愛，令人徒增汗顏。」

這時，金允植看到袁世凱的那批僕從，一個個的神情肅穆，步履迅捷，上菜斟酒，了無聲息，偌大官廳，幾乎聽得見針尖落地，他衷心贊譽，便指指點點的，然後再以筆代言：

「強將手下無弱兵，信然信然。」

袁世凱忙以筆答：

「豈敢豈敢，此皆先父麾下舊部。」

又一張字條飛過來：

「看來俱是精通武藝之能人。」

袁世凱答得謙虛：

「不過略知一二而已。」

酒過三巡，字條越寫越多，於是，袁世凱開始點入了正題，他用字條問：

「貴國之事迫在眉睫，總以搶先一着爲宜，未審足下以爲然否？」

金允植便答：

「誠然，誠然，此爲當務之急。」

接下來，袁世凱又問：

「僕欲提一師勁旅，但有數百人足矣，然後直入貴國京城，可否？」

這時候，金允植但覺袁世凱英雄吐屬，咄咄逼人，當下，他唯有無可奈何的一笑，握管久久，躊躇不決，及後方寫：

「斯計未始不可，然則，俟吾人抵仁川後，再觀機酌行，似此略見穩妥，質之司馬高明，究

不知尊見如何？」

頓了一頓，方有一張字紙傳過來，袁世凱在那上面，答以寥寥四字：

「僕聞教矣。」

至此，金允植方始如逢大赦，他竟爲袁世凱這一回答，浮一大白。

袁、金二人對坐，默默的飲酒，氣氛既趨僵凝，於是金允植便找話來「寫」：

「頃聞閣下年方二十有四，却見兩鬢已見飛霜，不悉何故？」

當時，袁世凱伸手一捋自己滿頭花白的短髮，一聲苦笑，以筆答道：

「僕孤，而不自量力，有志於四方，每冀遊歷天下，急人之難而抒我抱負，以是憂心忡忡，常懷惴惴，因而罹致失血之症，於是少年白頭。」

再遞一張字條過來，金允植便駢四驢六，排仗對偶，極盡其能文之致。

金允植在他那張字條上寫着：

「正當鄧畫麟閣之年，已有潘毛彪斑之嘆，髮短心長，壯志不磨，正復早白，何傷，何傷哉！猶望隨時保養，爲國自愛！」

於是袁世凱避席起立，極口稱謝。

當夜，開懷暢飲，逸興遄飛，袁世凱和金允植，都幾幾乎喝醉了。袁世凱力挽金允植同宿，金允植遂亦應允，這便是袁、金二人訂交之始。

翌晨便到登州，金允植由袁世凱陪同，謁見了吳長慶，吳長慶對待金允植，溫文有禮，相當客氣，說了幾句許多仰仗借重，感謝勞駕的話，使金允植頗受感動，臨辭出的時候，吳長慶又邀約的說：

「我已定七月初四啓程，便請金先生同船，好在路上長談，有以討教。」

### 突然之間不讓他去

金允植允諾而退，袁世凱陪他安排好了住宿之處，兩人又作筆談。金允植盛讚吳大帥謙恭下士，確有大將之風，袁世凱則以筆作答：

「來日大軍入鮮，原爲貴國之事，吳軍門倘有所垂詢，尚祈吾兄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方好。要在使我軍門對於貴國情形，多多瞭解。」

金允植欣然應允。

袁世凱正忙得與沖沖的，詎料，吳長慶方才見他一面，兜起了一樁心事來，當晚，他便傳見袁世凱。袁世凱還以爲另有什麼好差使委他，萬萬料想不到，吳長慶竟兜頭潑了他一盆冷水。

吳長慶望着袁世凱，慢吞吞的說：

「今年秋闈，眼看着就要到了，我幕裏的幾位先生，除了張翁因爲丁內艱，不能赴考，其它各位，都是收拾行裝，準備各回家鄉。慰延你年紀還小，這十載寒窗，磨穿鐵硯，若是不是一個功名，未免也太辜負了些。喫糧當差，那是不得已的下策，依我之見，今年好夕你再去試上一次。」

話說得婉轉，却是當時便把個袁世凱驚呆了，多日的緊張忙碌，滿心的興頭沖沖，竟這麼輕輕的便用到九霄雲外，吳長慶不飲他隨軍出征，



而命他再考一次舉人，固然是唯恐袁世凱隨他赴韓，會有危險，放棄一次赴試的機會，未免可惜。他一心在為袁世凱着想，却怎料袁世凱「剃頭擔子一頭熱」，把個跨海東征，當作他一生之中最大興奮之事呢。聽吳長慶這麼一說，可把他急得搔耳撓腮，偏又是口難言，格格不吐，他曉得自己倘若不聽吳長慶的話，這位世叔大人，準定會板起長輩的臉孔，大罵他不知上進。

乘興而去敗興而回，袁世凱受了莫大的打擊，像一隻鬪敗的小公雞，無精打采，垂頭喪氣，拖着笨重的脚步，踉蹌踉蹌的自回房裏，往炕幫上一坐，心中在想，眼看大軍進發，就中就是沒他，這一下可不全完了。

想着想着，心有未甘，飄洋過海，入鮮平亂，他斷然不願放棄這個一開眼界，大顯身手的機會。吳長慶那邊他不敢去講，但是還有一個在大帥面說話算話的人，吳長慶最聽張寒的話，此公從來說一不二，自入吳幕就不會給大帥打過回票。——對！再請張寒代為說項，打定了主意，袁世凱連夜便去拜訪張寒。

一進張寒的房間，正忙着呢，桌子上案牘堆積如山，張寒正在埋頭看公事，聽見袁世凱在喊他，頭也沒抬，開口便問：

「這麼晚了，你來做什麼？」

靈機一動，袁世凱忙陪笑說：

「曉得先生這邊正忙，特地過來看看，可有我能代勞的事？」

這麼一說，正中張寒的下懷，他命袁世凱在自己對面坐了，推一疊表冊給他，說是：

「這些請領械彈糧秣的表冊，大抵核計過了，你幫我按件批可，送請大帥畫押。」

每一份表冊上批個「可」字，機械之事，無需用腦，袁世凱冷眼觀察張寒，方一得閑，他便趕緊的說：

「我本想這次能在大帥的帳前効力，也可以幫先生奔走奔走，可是方才大帥當面交代，他叫我回陳州，再應一次鄉試。」

出乎意料之外，張寒開口說話時，竟然是輕描淡寫的一句：

「這是對的。」

「可是，」袁世凱更着急了，他大聲的一應一變，把張寒驚了一驚，當袁世凱發現張寒的臉色一變，他立刻又陪笑道：「大帥方才還說，朱先生他們也要回籍應試，幕中就祇剩先生一個人。」

張寒眉頭一皺，喟然一聲長嘆的道：

「可不是嗎？莫要說大軍開拔，就在這開拔之前，我已經是忙得分身乏術，日以繼夜，恨不得能長出四隻手來才好。」

於是，袁世凱乘機再進一言：

「所以，我還是很想和先生同去朝鮮，多少能替先生辦點事。」

### 朝鮮情報娓娓道來

張寒恍然大悟，他輕輕的擱下了筆，連連搖頭，眼睛直盯住袁世凱說：

「慰廷，你是有所為而來，並非專誠來幫我趕夜工的。」

既然說破，袁世凱祇好涎着笑臉，他雙手抱拳，向張寒一拱至頂，說是：

「千祈先生成全我的心願。」

「慰廷。」張寒臉色一正，問他：「你可知道大帥為什麼不教你入鮮？」

「那當然是大帥一番愛護栽培的美意。」

「這一趟援韓行太危險了。」張寒神情肅穆的說：「你想想，這些年來，日人企圖併吞朝鮮，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。他們的兵艦軍隊，一定是在兼程西來。我們到朝鮮後，外有日本人的大軍環伺，內有朝鮮亂黨的負隅頑抗，先已落了一個腹背受敵，首尾不能兼顧的局面。將是何等之險。」

「其實這些全都不足為慮。」談論時事，袁世凱便忍不住的故態復萌，故作炎炎大言：「日本軍隊雖稱精銳，可是畢竟地狹人稀，後援難繼，此時此境，他們斷不敢和我們在朝鮮用兵。」

張寒斜眄着眼睛問：

「慰廷，你這話可有所據嗎？」

「有。」袁世凱答得好不乾脆：「因為據我所知，日人已向朝鮮要求七事，那七項條款，都不難辦，所以我敢斷定日人尚未有用兵朝鮮的打算。」

「啊？」張寒聽得大有興趣，他急急的問：

「是那七事？你這話又是誰告訴你的？」

「便是與我同船回登州的金允植大人所說。」袁世凱答道：「日本人的要求是限十五日內捕誅亂首，此其一。斯殺日人死了十三個，要朝鮮賠款五萬，此其二。日人動兵之費，至軍隊撤

回之時，也要由朝鮮付軍費，此其三。三處通商港埠四面百里之內，須定租界，此其四。日人在朝鮮內地往來，不得阻礙，此其五。以下兩條，金大人說從朝鮮來的傳話人一時忘記，不曉得了，祇記得都是無關緊要的事。」

張謇當下又問：

「凡此種種，你都稟報了大帥沒有？」

「金大人和我約定，明日由他自與大帥陳明。」

沉吟半晌，張謇再抬起頭來時，面帶微笑，他誇獎袁世凱說：

「嗯，我方才細想過，依日人要求的條件，他們果然並無挑畔用兵的打算，否則的話，便不是這區區幾件小事所可以了的。慰廷，你很有眼光，頗能料事，看起來，金允植和你交情不壞。」

面上飛金，得意起來，袁世凱便指手畫腳的說：

「金大人和家世伯周玉山周大人相交莫逆，是家世伯特地把他介紹給我，同船返登那夜，我和他挑燈夜話，可以說是無話不談。先生，我再用我國發兵，全為朝鮮這話來打動他，請他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，否則唯有誤了兩國的大事，金大人對此倒也頗為首肯。」

張謇輒然笑道：

「想不到你還有折衝尊俎的肆應之才。」

「先生過獎了。」袁世凱躊躇滿志，露齒一笑，他瞥一眼張謇，看他的褒獎出自衷誠，方道：「先生，肆應之才我還差得遠哩，祇不過，我

知道大帥、先生以及慶軍全體，誰也不會到過朝鮮，對於那邊的情形，當然是很隔膜，因此之故，我在和金大人同船來此的時候，接席長談，直到天色破曉，自信得了不少的消息，對於大軍入韓，可能有所裨益。方才我所說的日人要挾七條件，祇不過其中較著者而已。」

張謇聽了，先不回答，他望着袁世凱，深沉的笑，許久，才說：

「慰廷，我看你今晚，不但是有要求，而且是有所恃而來哩。」

點破了袁世凱的心事，他便不再掩飾，和張謇二人，相視大笑。笑歇，袁世凱又偃身向前，輕悄悄的向張謇說了聲：

「看在我一片苦心孤詣的份上，先生還是成全我為大帥、先生効力的心願吧。」

這時，張謇手扶案沿，徐徐的站起身來，然後，步向門外，邊走邊說：

「慰廷，看起來你早已智珠在握，成算於胸，我不成全你的願，竟是勢所不能呢。」

「那裏那裏，」袁慰廷心花怒放，所願得遂，他連忙亦步亦趨的跟上去，便在張謇的身後說：

「還得先生口角春風，代為美言。」

「你放心，慰廷，」張謇止步回身，正告他說：「你既處心積慮，這趟是一定去得成的了，且在這裏候着，讓我先去跟大帥商議。」

「多謝多謝，」袁世凱說時又回長案：「我便在這裏，幫着先生做這些未了之事。」

張謇晝夜往見吳長慶，使吳長慶頗為詫異，不悉他究有什麼機密大事，立即披衣接見，兩人

分賓主坐定，張謇開門見山，啓齒便道：

「大帥不必叫慰廷去赴考了，人各有志，不可相強，還是派他幫我辦理開拔諸事吧。」

「也好。」吳長慶一口答應，然後頓一頓，又帶點懊悔的說：「這孩子終是不肯上進，舍正路而弗由，他一定是又到齋翁那邊囉嗦，纏着齋翁來跟我再講一次情。」

當下，張謇却在雙手直搖的說：

「不不，這一回大帥可猜錯了。」

「那麼，」吳長慶再一想，心中恍然，便道：「就是齋翁那邊人手太少，實在忙不過來，而慰廷這個孩子還算能幹。」

「更不對了，」張謇笑道：「大帥，不瞞你說，我們這一趟大軍入鮮，還真少不了這個事事留心的袁慰廷，大帥你可相信嗎？」

吳長慶搖頭冷笑的答：

「我不相信，一個初出茅廬，二十來歲的毛頭小夥子，能有多大的能耐？」

張謇輕輕的接了句：

「有志不在年高啊。」

接着，他便將袁世凱資緣結識金允植，百計籠絡，暢談終宵，業已將朝鮮地理風俗，政情種種，乃至日鮮秘密交涉，漢城近況，得了一個概梗大略，兩日之內，他即已成為一名朝鮮通了，張謇向吳長慶這麼說時，吳長慶猶仍將信將疑，於是問：

「齋翁，那袁慰廷所說的話可靠嗎？」

「我聽他說得頭頭是道，」張謇領首回答：

「倘若打証，不會這麼有條有理，像煞有介事。」

吳長慶站起來，邁室踱躑，久久，方問張審

「此刻慰廷在那裏？」

「他就在我那邊，等我的回音。」

頭也不回的便叫戈什哈，到張老爺的房間，去請袁老爺來。

「慢着，大帥，」張審想想不妥，便止住了

吳長慶，他說：「大帥如欲要問慰廷的話，還是我自己去把他喊來吧。」

吳長慶忙說：

「勞駕勞駕。」

### 吳長慶刮目相看矣

果不其然，張審親自去喊袁世凱，反而給他拿了那麼一蹶，當時，袁世凱面有難色的說：

「金大人和我談的那些事情，我原已答應了他，讓他自家在大帥面前陳明。」

張審心想，你這孩子好詭，幸虧我有先見之明，就怕你裝蒜拿騷，否則戈什哈把你叫到吳大帥面前，你一問三不知，吳大帥還以為我在胡說八道哩。然而，他雅不欲在袁世凱跟前低頭，便說：

「慰廷，你不願向大帥陳明種種，是否剛才你在詛我？怕到大帥面前鬧穿？」

勸將不如激將，張審一激袁世凱，即刻奏効，袁世凱答應同他一道去了，路上，却猶在解釋：

「我是怕失信於金大人，再則，我早已叮嚀過金大人了，請他明日和大帥長談時，軍情政事，一概和盤托出，不必保留。」

「你讓大帥先知道了，有那點不好？」張審冷冷的說：「一則開拔之前多兩天的準備，二來也可以使金允植曉得，大帥對於朝鮮，並非一無所知。」

目的已達，袁世凱滿心輕鬆愉快，這時，他便無可無不可的說：

「是了，我就遵照先生的囑咐，回頭大帥問什麼，我便儘量說得清楚明白。」

孫子：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，吳長慶奉旨入鮮的前數日，對於朝鮮的情形，心胸之中，猶如一張白紙，因此視這一次長征，宛如異域探險，當時文武同僚之中熟悉朝鮮近況者，厥為候選道馬建忠，和水師提督丁汝昌，他們二位偏以情勢緊急，先期去了漢城，他想請教，已是不及，後來張樹聲使金植充任嚮導，吳長慶與他約好翌日長談，但是金允植原為朝鮮官吏，他究屬新派抑或舊派，吳長慶都無法判明，他又怎能指望金允植供給他所必需的情報？因此，當吳長慶聽說袁世凱已經和金允植套上了交情，接席談論，獲悉了不少朝鮮消息，當下他確實是喜出望外，興奮莫名，認為這是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」的一大收穫。

吳長慶，張審，袁世凱，還有一位吳長慶的心腹，副將張光前，便在內衙書房裡，從事密談，吳長慶先問起日人已向韓王開出的條件，袁世凱答稱，詳細條文雖仍不得而知，但是大致情形

，差不到那裏去，因之，吳長慶便問他：「朝鮮的兵額多少，兵制如何，慰廷可曾問過金允植沒有？」

「問過了，」袁世凱答道：「據金大人說，朝鮮的兵制，一向沿用我國唐朝的府兵之制，一千餘年，不會更改，直到明朝萬曆年間，方始根據戚繼光的「紀效新書」，略予修訂，然後沿用迄今。至於兵額，則由於明萬曆年間日人之亂後，將近五百年國內昇平，刀兵不起，所以老弱頂替，名存實亡，沒有幾營可以打戰的兵。即以朝鮮京城宿衛五營而論，名額雖有萬餘人，可是究其實僅十中之一而已。」

「照你這麼說來，」吳長慶又問：「亂兵負隅頑抗一層，竟是無須擔什麼心了？」

袁世凱笑道：

「金大人所說的，委實如此。」

張審岔口問道：

「朝鮮這次的亂事，官闕流血，京畿震動，為什麼舉國各州府，連一支勤王之師都沒有？是奮因為李王是應秉政十年，餘威猶在？」

「這一層，世凱倒不曾直接問過金大人，却是不盡感慨時，自己提過了，金大人說朝鮮承平五百年，無分朝野，全都失了應變的能力，亂事一起，就祇曉得關門上門，祈求自保而已。再則，縱使有二三憂時愛國的忠義之士，明知大院君李是應使變兵作亂，然而轉念一想，大院君畢竟是韓王的生身父親，宮闈之爭，外臣自然難於左右袒。」

袁世凱條分縷析，明白暢曉，使吳、張等人

極感滿意，吳長慶目視張審，頰頰領首，面露笑容，那神情彷彿是在說：

「慰廷果然是個人才。」

趁吳長慶不語，張光前便問袁世凱：

「朝廷的旨意，是要誘致大院君，到我中國，慰廷你看這事可難辦否？」

「這我到問過了金允植的，我說倘使大院君來華，內渡，大院君肯跟我們走嗎？」

吳長慶便問：

「金允植怎麼說？」

袁世凱一笑，答道：

「他說不難，因為日人滋事，而大院君素來敬服中國，屆時他必肯聽命。」

吳長慶與張光前兩人，不約而同，吁一口氣，像是放下了一大心事，於是，張審再問：

「我們帶去的餉銀，到朝鮮後如何用法？」

袁世凱應聲作答：

「朝鮮不用銀兩，祇有打造首飾器皿的店舖，肯收銀子，一兩約換六七百文。不過朝鮮錢一文要值我們的兩文制錢，近來或許還要賤些。」

張審頓時就說：

「那我們就該多換點銅錢去了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米價呢？」

「聽金允植說是朝鮮錢一百文一斗，不過亂事中祇怕難買。」

張審便面向吳長慶說：

「這麼說我們還得儘多購辦食米。」

吳長慶點點頭，他也去問袁世凱說：

「可買得到煤炭麼？」

「朝鮮向無煤炭，」袁世凱對答如流：「金大人說是祇有購用木炭木柴。」

「大軍開拔，這行軍必備的各物，看來又得多費些個週章，既需大量換錢，又要多多購米，」張審眼睛望着吳長慶說：「如今營務處的人手正缺，短短的五六天間，祇怕措辦不及。」

吳長慶却呵呵大笑，伸手一指袁世凱說：

「喏，奮翁你這裏不是現成的有一位幹練有為的好幫手麼？」

張審急問：

「大帥的意思——是命慰廷隨軍出發？」

吳長慶笑吟吟的反問：

「奮翁今晚初次來時，不是也有這個意思的嗎？」

一堂歡笑聲中，吳長慶站起來，步履輕快，他走到袁世凱面前，伸手一拍他的肩，親暱愛重，兼而有之，吳長慶說了聲：

「慰廷，好好兒幹，你前程無量。」

袁世凱喜不自勝，就差不會歡呼雀躍起來，他忙打個千，道謝：

「多謝大帥的提拔。」

「好說好說，」吳長慶謙道，一面舉步送張審他們出門，一面再問袁世凱：「慰廷，趕辦行軍應用各件，你看得要幾天？」

「三天三夜辦好糧臺。」

「軍情緊急，刻不容緩，」袁世凱正色答道

：「大帥倘如差我，我想有三天功夫儘够了。」

張光前愛護關懷袁世凱，聽他這麼說時，頓時便提出警告：

「軍中無戲言啊，慰廷，那麼一大堆子待辦的事，千頭萬緒，其亂如麻，三天怎麼能够辦完？」

袁世凱正在興頭上，他笑嘻嘻的說：

「三天不够，繼之以三夜，我拼個三天三夜不睡，到兵艦上，方再補睡，祇怕一覺睡足，兵艦也就安然抵達朝鮮了。」

說得家人都笑了起來，吳長慶便道：

「終究是個孩子，說的便是孩子話，慰廷，你初次當差，不必心急，什麼事情都得把細，這麼吧，我限你五日之期，辦妥應辦各物。」

吳長慶不會想到，袁世凱生平初度當差，夙願獲償，精神抖擻，他已下定決心，要在三天之內，把大軍開拔應辦各物辦好。朝鮮情形，他已摸得個清楚明白，當夜，他先不回自己的房間，却先陪着張審，將他方才幫忙批可的大堆表冊，一股腦兒帶走。

回房後，他的親信從人有的已睡，有的猶在守候，袁世凱與沖沖的，立命把全體都喊起來，等家人在他面前一站，他便高聲的宣佈：

「大帥今天忽然要我留下赴試，朝鮮行差點兒就去不成，幸虧我早有準備，而且略施小技，方始得到吳大帥的委命，派我辦理糧臺，我可當面答應了三日之內辦妥應備各物，否則的話，軍中無戲言，大帥的軍令如山，他要我的腦袋！」

家人聽了，面面相覷，神情難免緊張，其中

有人開口說道：

「三天要辦六營人的械彈給養，祇怕……」  
 「你們莫怕，我自自有計較，」袁世凱伸手搖搖，帶笑說道：「我們且拼他個三天三夜不睡，然後把應辦各物分門別類，白日採辦，夜晚督運核算，帳目到了上輪船時，再細細的計算登錄，總而言之，這三個白天搶着買，夜裏搶着搬，東西一齊，再算細賬不要緊。列位能够盡心盡力，幫我三天三夜的忙，那就算是救了我的一條命了。」

袁世凱的親信隨從，有不第的士子，也有身強力壯的大漢，三山五岳，龍蛇混雜，却多是過從已久，最講義氣的，聽袁世凱這麼一說，怎不齊心協力，拼命的幹去，免錢的免錢，買米的買米，分發槍械，核配彈藥，從大砲到鐵釘，自篷帳迄雨具，頭緒萬千，給他們辦起來莫不如瓜剖豆分，風捲殘葉，才在第二日頭上，袁世凱便去稟告張謇、吳長慶，諸事大致已備，七月初四之前，一定可以全部辦竣。

張謇大喜，伸出大拇指讚他：

「慰廷真是幹才，真是幹才！」

當天，便在吳長慶面前，力保袁世凱陞任「行前敵營務處事」。

這是袁世凱離鳳初鳴第一聲。

由於袁世凱辦理糧臺提前了兩天，吳長慶的慶軍六營，得以在七月初四啓碇開拔，時值朝鮮局勢嚴重，誠然千鈞一髮，危亡旦夕之際，這兩天時間的爭取，確屬萬分重要，初出茅廬的袁世凱，便大顯身手，建立殊勳，他成了慶軍陞遷最速的第一人，而且，從此以後，吳長慶把他界為

左右手。

光緒八年（公元一八八二）八月初四日，是滿清王朝最後一次「揚威異域」的「跨海東征」，袁世凱躬逢其盛，拂曉時分，吳長慶一行自提督衙門出發，侍從左右的有張謇、張光前、金允植、袁世凱，還有河南候補道魏綸光、副將何增珠、何乘鰲，還有一位威風凜凜的總兵吳兆有，這許多名將顯宦，俱已聽說袁世凱的機敏明決，卓犖長才，紛紛的與他攀交誼，問朝鮮近情，使袁世凱鋒頭之健，無與倫比。

旗幟鮮明，淮田齊整，吳長慶一行盛大扈從

，威武雄壯，在鼓號與爆竹齊鳴聲中，抵達登州海港碼頭，丁汝昌撥給吳長慶的座艦「威遠號」，已在港中升火待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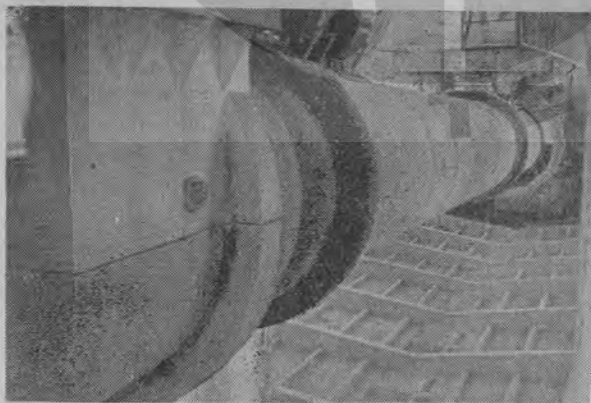
吳長慶自步入官艦，便命兩眼密佈紅絲的袁世凱，隨侍在側，袁世凱上船後無法立即呼呼大睡，誠然出乎他的意料，因為吳長慶要召見金允植，以筆作談，會商兩國間的大事。

筆談時，吳長慶命袁世凱居間傳遞，尤其，不時的和他附耳商量，狀至親密，金允植出使中國已久，熟悉中國官場，他一見便明白，袁世凱是吳大帥跟前的紅人。（未完待續）

# 臺灣水泥公司



設備規模最大  
 品質管制嚴格  
 生產各種水泥  
 適應各種需要  
 各地設營業所  
 服務簡便週到



## 臺灣水泥公司

電話 548211-9 業務部一電話 548374

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一三號